

渚川縣志

民國三十三年

蔣鼎文題



第四冊

卷廿一 古蹟古物志

卷廿二 氏族志

卷廿三 風俗志

卷廿四 方言謠諺志

卷廿五 人物志

卷廿六 叢錄

卷末 跋

洛川縣志卷二十一

古蹟古物志

小序

一、古蹟

二、塚墓

三、坊表

四、石刻

(1) 元碑

(2) 明碑

(3) 清碑

(4) 民國石刻

洛川古戍故墟，多堪憑弔；殘碑斷碣，亦足摩挲。嘗訪大樹將軍遺跡，及韓魏公屯兵處，景仰之心，油然而生，蓋雖荒烟蔓草，而循跡以求，皆古代治亂得失之所關也。爰將勝蹟、塚墓、坊表、石刻，依次彙輯；至寺觀固多與坊墓同爲古蹟，仍入宗教祠祀志，考古君子，可互觀焉。若夫石刻彙及近今，不得云古，然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，千百年後，自當與唐碑漢碣同其值耳。作古蹟古物志。

一、古蹟

略以時代爲次，或類聚之。

鄜時

縣東南五十里，故鄜城縣地。

今民有鄉。

秦五時之一。

史記年表：「秦文公十年（西元前七五六），即周平王時，作鄜時。」索隱曰：「

於鄜地作時，故曰鄜時。」漢書郊祀志：「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，其口止於鄜衍。文公問史敦，史敦曰：「此上帝之徵，君其祠之。」於是作鄜時，用三特牲郊祭白帝焉。」史記秦本紀：「德公元年（前六七七），以牲三百牢祠鄜時，卜居雍。後子孫飲馬於河有鄜時山。」今界黃龍，互詳山水志。惟將一鄜時懷古各詩，彙錄于此：清初李楷七古於昭；梁伯芮伯來朝。一上帝惟高顯，圜丘燔柴牛栗臠。誰分五時秦文公，鄜祀何以事玄穹？悠悠鄜時猶之

可，後人封禪笑殺我。又王宏撰七古：周之衰，秦之霸。為壇日，夢地夜。神若流火紛以下，斬蛇帝子還車轡。又彭年等聯詠七律五首，七絕一首：有小序云：「諸子同修雅書，因洛川古蹟並盟津陳公（明知縣陳惟芝，參吏治志）祠祀事，相與咏之。」敷城月色夜蒼蒼，白帝祠前短草黃。天意不須勞夢協，霸圖何事問烝嘗？蓬萊旭日迎仙仗，汧渭寒雲合大荒。郡縣只今誰守土？猶憑野老說甘棠。（彭年。）西京佳麗一蒿蓬，彷彿明禋秦焰中。靈胎只今涼夜月，天高振古沈秋風。雄心已去三川水，古道全消五時虹。惟有循良歌思遠，千年猶記兩君馮。（咸藩。按馮養志，明知縣，參吏治志。）秦業方恢正永年，神人未胖共貪天。五時豈全方嶽位？雙飛欲肇霸王權。失傳萬世猶餘恨，有分孤台可獨懸。何似賢侯人事順？蝗邊虎渡息鳴弦。秦駭生。秦時分禮太乙先，祈靈遺跡尚微（平聲）然。荒壇但隨（上聲）幽茵草，古零惟麗慕角篇。青社黃龍雖寂寂，白堊朱鷺局玄玄。我吟秦壩非嫺嫺，賴有神君表鑑懸。（張天斌。）斷烟極目眺晴旻，敷社長傳白帝神。漢武臨郊尊太乙，秦文肇禋記名禋，山川葱蔚猶前古，人物蕭涼維炬塵。惟有詠歌思往德，百年風澤尚依人。（許肇業。）咸陽帝業已成塵，故壘千年草又新。自是甘棠仁澤在，誰將典祀說先秦？（王宏度。）

拜仙臺

在爛柯山蒲擲觀內，即仙人對奕爛柯處。相傳漢武帝自朔方回，謁橋陵時，曾過

此。見舊志。爛柯山詳山水志，有題詠。（爛柯山影片彙弁本篇。）

望仙臺

在蒲山當即郿時山麓甘石寺，即古郿舊志誤作韓。城也。傳是漢武帝駐蹕，望蒲擲而築。見舊志。

劉志云：「按蒲音同郿，蒲擲音同郿時，則觀與山皆係因郿時而得名。然蒲擲之名，由來舊矣，豈其因秦之故，自漢時已諱言之歟？至或以對奕為蒲擲之義，則失之鑿矣。」清邑進士賈構有七絕一首：碑傳七帝向靈山，天口應從漢武還。

甘石寺傍留勾士，望仙臺自在人間。（原注：甘石寺傍有一土墩，立在墩上望爛柯山，山比墩高；睡在墩上望爛柯山，山與墩平，邑志稱為望仙臺。）

郿城廢縣

舊治南七十里。

見舊志。今敷城村，屬民有鄉。劉志拾遺引賈塾庵（構）汎訪志略云：「秦郿縣在登高山下，去郿時數十里。」今登高山已劃入黃龍境。又宋稿古蹟：「魏主叡

時，夏主赫連攻魏郿城，即此。」按宋康定軍亦建於此。明李維禎「郿城春望」七律：西來山勢劇縱橫，殘雪流澌試火耕。一巡寒烟通古戍，幾枝衰柳帶春城。彎弓月倚欄杆上，結障雲扶睥睨行。笑殺黃蛇郿衍口，餘腥猶帶曼胡纓。又

清邑令劉建中「過古郿城縣」五律：七級浮屠聳，高原一望平。地猶今洛土，縣是古郿城。村樹山家景，盤蔬父老情。秋成多稼穡，望可慰編氓。

鄆城古塔

未詳建自何代，蓋數百年勝蹟也。

見劉志。今巍然尚存，自土基鎮即望見之。（影片見篇首。）

鄆臺

在鄆城廢縣東，宋縣令杜純佑所築。

舊志云：「宋范純佑有詩。但下卷錄「宋人杜純佑」一鄆臺」七絕一首：兩載低眉着小冠，一臺高築地平寬。向陽花

本齊敦放，天下無春似此間。劉志云：「按杜令現祀名宦，杜令詩又明是築台而作，讀之覺賢令口角宛然，其爲杜作無疑，或謂范詛爲杜者非也。舊志范詩不見藝文，或因又疑范乃杜之詛。然考通志及延安府志，文正公奏建鄆城爲軍，賜名康定，是鄆縣正當時糧儲要地。又稱范常隨父文正公徑來兵間，則鄆城亦屬范所必至，或有詩而今佚耳。茲將二說並存，庶鄆臺與范杜二公同不朽云。」

高槐舊址

在縣東北十里大同鄉安宮村，相傳爲後漢馮異駐節處。

有高槐廟，一名大樹將軍祠，詳祠祀志。（影片見篇首。）

隋以前曾爲縣治。

詳建置志。

姚萇故城

在舊治北三十里。

見舊志。後秦姚萇始置洛川縣也。

姚萇古寨

縣治東北四十里，即今之舊縣城是。

劉志引賈構汎防志略云：姚秦分鄆城之北爲洛川縣，蓋其時北魏以鄆城爲界，故姚萇以寨爲縣防之，去鄆

城七十里。

楊侯村

舊治東南六十里，即後秦立節將軍楊班故里。

見舊志。

赤雁營

舊治南九十里，後秦將軍楊班立陣之地。

因赤雁落營，故名。有楊三郎廟，詳祠祀志。

黃梁谷

縣東南六十里，

舊治南七十里。爛柯山附近，互見山水志。

後秦將軍楊班居此。

有楊侯祠，詳祠祀志。

太尉里

舊治東五十里，北魏太尉拓拔丕謫居之所。

舊志：山水週迴，中有宅，宏敞，石狻猊十餘枚；土人悉姓拓拔氏。劉志論之云：通鑑綱目：魏

太和十年，置三長，定民戶籍，太尉不曰：「此法若行，公私有益；但方秋校比，民必勞怨，請至冬遣使，於事為宜。」太和二十一年，新與公不（即太尉）以罪免死為民。初魏主遷都，變易舊俗，新與公不樂；及變衣冠，不獨胡服於其間。太子恂將遷洛陽，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，因舉兵斷關，規據涇北；丕在并州，隆等以其謀告之，丕口雖折難，心頗然之。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，罪當族，不應從坐。魏主以不嘗受詔，許以不死，聽免死為民。按綱目載新與公不事，疑太尉里即其徙居為民之處，而以其官名之。想當日立朝行事，必有得乎民心者，而後嗣子孫，獨沿舊俗，正不志爾。然泰伯斷髮文身以開勾吳之治，南方文物之盛，實基於此，不獨不聞之乎？惟是山川含太古，風氣如未開，因不定民戶籍之議，有足覘其梗概者，爰附論之如此。……愚

定陽城

在縣東，夏主拔後秦之定陽即此。

夏太后城

在縣西三十六里，赫連勃勃築以居其太后者。赫連勃勃聞劉裕滅姚泓，命子義貞守長安，大悅，自將兵入長安，留太后於此，築

城以居。（見元和志。）

韓村

縣東信義鄉，相傳韓魏公琦嘗屯兵于此。

劉志拾遺：又云有韓尚書居此，考魏公嘗贈尚書令，則尚書宜即魏公也。公經略西夏，此間宜有遺蹟，村

中有古槐一株，圍三丈餘。

馬翅谷

縣東南七十里，宋李顯忠之父永奇及全家二百餘口遇害處。

紹興中，延安淪入於金。顯忠初名世輔。父永奇，

世為蘇尾九族巡檢，心不忘宋；時寓居郿城，陰與顯忠謀南歸，金人殺之於馬翅谷，家屬二百餘口皆遇害。顯忠奔夏，尋歸宋，卒報父讎。事詳軍警志。

令公門

舊治南一百里，為元元帥之里。

其門梁棟猶存，梁有記五十餘字。見舊志。

舊治譙樓

在縣大門，明嘉靖三十七年同知劉署令建。見舊志。今已廢。

民間相傳古蹟，如吳莊之上馬石

劉志拾遺：吳莊張氏世傳爲晉某郡主上馬處，今石尙存，鄉里常相稱以爲遺蹟。

及磨礧大槐

劉志拾遺：吳莊張氏祖某號有神

力，嘗戲以磨礧擲置大槐交股中，後更無人能移撥者，今磨礧包裹枝榦中，不可復出，行道人往往指以相語云。等，不悉載。

二、冢墓 略以時代爲次。

秦：丞相甘羅墓

相傳在縣治南十六里京兆村西南二里許。

清乾隆初年尙有碑。每三五年間或來省墓，近墓居民，無好事者詢問里居

，故不得而詳。見劉志拾遺。（影片見篇首。）

武安君白起墓

附詳祠祀志及燕荆軻墓。

在吳莊東南山中，今已劃入黃龍局前志未載。（影片見篇首。）

金：節烈馮孺人殯所

在舊治東郭外。

據金史列女傳。詳人物志。清監生李毓必勒石表之。

元：洛川縣尹屈林及子屈蓄墓

在縣治東十五里屈家河。

劉志云：「子孫蕃衍，自本邑至華陰、蒲城、以及山西洪洞，皆有其裔。」按林一

作繡，爲元宣德王郡馬行軍大元帥，世襲洛川令。詳吏治志。

知縣屈敏墓

在屈家河。

詳吏治志。

明：保德牧張郁墓

在蒲山之陽。

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一日，奉訓大夫保德州知州張公卒於官，仲子文奎爲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，將奔保德，扶柩歸葬。主事劉仕狀其行，刑

科給事管律工部主事牛斗介兵部尙書彭澤銘於墓，工部尙書臨安俞琳書丹，刑部左侍郎巴陵顏頤壽篆額。見劉志。詳人物志。

劉給諫琦墓

在縣北五十里大石山。

屬和平鄉。通志：琦以直諫謫戍，召還，卒贈光祿卿。舊志：大石山，上有劉光祿塋。詳人物志。

清：劉郎中縑墓

距給諫墓西三里。

見通志。事詳人物志。

郭巨墓：在縣治東七十里兩坑村。

見姜編古蹟。郭蓋二十四孝中人也。

三、坊表（據劉志。）

孝子坊五：北周一

秦族

明三

楊明時，張科，張志尹。

清一

劉宏譽，均詳人物志孝友。

義門二：元一

員德，七世同居，御史張曉題旌，在民享鄉。員家原。劉志：今坊礪尚存，族裔頗多。

清一

楊儵，明清間十一世同居。在和平鄉舊治附近。均詳人物志孝友。

鄉賢坊二：明青瑣直臣坊

兵科給事中劉琦。

方嶽坊

山西右布政張文奎。均見延安舊志。事詳人物志。

進士坊：明四

慈谿知縣王義，山東按察司副使田淵，給諫劉琦，山西右布政張文奎。

清五

戶部郎中劉縑，懷柔知縣張述孔，城步知縣賈構，內閣中書董彩鳳，延安教授張可琅。

節孝坊：清廿三

趙惟彥妻屈氏，屈攀鳳妻李氏（坊在城內，民國十八年修築街道拆除），王天保妻白氏，王志仁妻李氏，王第妻陳氏，宋大功妻雷氏，宋大錫妻劉氏，韓振秦妻車氏，高明妻陳氏，馬桂妻荆氏，李

克遜妻霍氏，馮元珍妻張氏，李彬妻屈氏，張武妻侯氏，王文彩妻曹氏，王天表妻賈氏，李經雲妻陳氏，白玉璉妻靳氏，王環妻李氏，屈大雅妻李氏（坊在城內，十八年修街拆除），王聘妻張氏，屈自興妻雷氏，李士興妻屈氏。

四、石刻

（一）元碑

鄜城縣剏修宣聖廟碑

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戊申，即明洪武元年。張敏記，張進篆。碑佚，碑文見嘉慶劉志拾遺，今錄如下：聖人之道擬諸天；天能生物而不能治，能育物而不能教，治而教者聖人也。觀乎

風霆霜露雨暘以成氣化為生育者在四時，網常中正仁義以立人極為治教者在五經，所以天之寒往暑來而品物咸亨，聖人之風移俗易而民物皆遂，雖世有隆污，道有升降，究其本體，初未嘗息也。是道也，吾夫子繼往聖，開來學，載諸方冊

，以示後世，與天□而□也如此，皇古有國家者，莫不遵□道而爲制焉。洪惟皇元，奄有函夏，文治煥興，詔天下郡縣皆廟祀夫子，年享則以春秋，月奠則以朔望，蓋致理之□□□□原，舍是道何適哉？延安縣之屬縣曰鄜城，至元間併於洛川，文廟時不遑立。至正丙午仲春上丁，守禦官榮祿大夫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閔□仲德公、參政王君□禮、王君思孝、高君鵬飛，□僚佐賓屬畢集，經歷丁□宋宏言於榮祿公曰：「比循藩度，主保障者，戎律祀典，各許從事。今祭先聖□□祠，非展敬明禋之義，神必不饗，議宜修建。」公允之，遂以疏延耆儒豪英，先輸已資，勸分其有。衆樂用命，迺構材木，聚工徒，築垣墉，□磚瓦，卜治□通衢南，力務□構，中起禮殿，翼以兩□，敞以□門，仍像□□鄰廟；西□爲學院一區；講肄有□□田三頃，儒用有廬。凡屋計□□餘，楹楹嚴幽，□□素五與泮之宮稱□。經始於是年春二月，落成於夏四月，鄉士王立□等，奇其竣事，命茂異王興以記文爲請。嗚呼！天誅造攻自□墳，逆魁不卽授首，弗靖弗解，十□餘年於茲矣。干戈紛拏之際，乃能善誘士庶，新作廟學，爲少康計，是可尙已！昔人有於鄉社而立文廟，靜修劉先生謂「人於飲食，尙出少許祭先代始造飲食者，以報□也」；况蒙聖人之道，治教之澤者乎？「敏□歎其□鄉社尙然，况邑之爲邑，我朝之著令者乎？夫道之所以資於人者，至矣大矣！鉅而貴賤之等，尊卑之序，秩然□以恭忠之文，驪然洽以思□之愛，而不容一日廢也。細而吾之一身，出相弟長，入相慈孝，與夫布帛之飾，菽粟之奉，孰非聖人之道爲之法耶？是□之報尤不可忘也。此邑百年之墜典，復盛舉於今日，使後之人爲詩書家及瞻慕而矜奮者，啓淑人君子之行，化行俗美，□心嚮道，將睹於斯，其功不亦偉歟？故書。至正戊申夏，天中節後一日，奉訓大夫前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頻防張敏記。□中大夫延安洛□管張進豪。□承德郎河南行樞密□斷□奉元□惟貞□守禦官榮祿大夫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閔□立。

(2) 明碑碑已佚者不錄目，其碑文存者分見他篇。清及民國諸碑，皆準此例。

阿難寺碑

明正統十四年。在民治鄉史家河。文云：重修正統年李進河史家灣阿難寺，乃西天東印十小西天開山傳道□守僧智曉門資慧實慧福慧鏡慧昇鳩衆撰文□記。夫至真不宰，豈隔於含靈？羣動無明，自迷於正覺。

是以慈悲之上聖，因談歸救之妙門。接物以利生，隨機而演教，布法雲而潤物，揭智炬以燭幽。示忘言之言，爲無說之說，蓋能仁訓戒之辭也。自幽騰傳譯，卽華夏以通行，嘗以餘暇，潛加覽閱，冀協宣揚之誼，因形注釋之詞。晦朔塵更，簡編俄就。導羣氓之耳目，雖愧精深；資衆善之筌蹄，庶符利益。其相傳之疑誤，累句之難分，以用辨明，庶臻演暢。吾佛之慈，自來震旦，邪正未分；及乎夕夢金光，晨與玉偈，零智聯鐘，異人款秀。炎於晉宋，譯義也流演五乘；盛於齊梁，傳教者橫分六祖。像法彰隆，至文遐破。大唐啓運，正法重興。迄於我朝，六合通緯，四海賓譯。藏函騰彩，聖力輝光。繇是通於天下，莫不像設容儀，繪圖相好。郊園荒墅，星列狀都。府監州城，基緯荆底。茲寺者，四景也；

東口門山，曹溪不溢之池也；西枕泰山赤水，南觀巫山，遠川溪河也；北靠鹽民，閭川之郡也。中隱精藍，乃與始祖韶州馬祖之苗裔也。長提祖印，飛錫北化，各據榮構。自經會昌殘殄，五代侵陵，殿宇黎榛，基陛不殘於□□里右傳云，阿難溝遺址由存焉。厥有檀越史福誠，孝行難德，人莫及也，實鄉閭之麗士也；且歎地穎，四望久堅，遂徙峻崗官島之山，踞平陸□□動斤鍊經營不勞力而成矣。正殿五架拾椽，後殿三門，對雄石像，鑿洞羅漢，伽藍堂佐僧房，中殿鑄金粘像伍尊，□棟□苑新鮮也。凡士達者可觀乎！來者住者瞻之，永準福利，安慶一方，抑亦佑乎遐邇。始建永樂次與洪熙，□□正統工畢，其□因詳□冀刊琬琰立石傳矣。昔記大明正統，歲次己巳，壬申朔，戊子日，萱筌拾旬同立。

重修阿難寺碑 明萬曆十五年。在史家河。文云：客來問於余曰：勒石之意何如？予曰：勒石所以記功德也。若周諮難，建自先代，嘉靖時火焚。迄今五年，僧俗幾輩，續修未完。萬曆丙戌歲，僧人玄海明燈，村主史朝湖、史金錢等議曰：人以光先為孝，先人修殿堂佛像，今狼狽若此，我輩誠有愧焉。於是各家舍財，置磚瓦，金色完上蓋之佛像五架五尊，儼然復舊，鄉人咸稱美，請刻石以記之。信曰：勒碑垂後，老朽不堪！辭弗獲已，乃曰：光先，大孝也；敬神，大事也；善化，大德也；受人不能受之苦，大功也；舍人不肯舍之財，大量也；完五十年未完之業，大力也。僧俗為人，至此極矣！銘石何愧耶？因掇客語以識之。嗚呼！物無常新之理，予於後人尤有望焉。萬曆十五年丁亥春二月，族人儒官龍溪子史忠信沐手撰書。

(3) 清碑

城隍廟碑

康熙二十年間。在和平鄉舊縣城內。憶昔兵燹後，棟宇傾圮，神像頽壞。主持道人李一成梁一氣，目擊心傷，修葺維艱，鳩材庀工，資費浩繁，不得不募諸四方，沿門持鉢。泥金裝塑，逾兩年而告竣。迄今康熙二十年，地震殊常，兩廊敝壞。牆垣倒置。道人李一成復惻然曰：是余之責也。夫不葺之，不可；不急葺之，尤不可也。奈屢遭荒災，飢饉頻仍，民不堪命，困瘁莫行。爰以募諸閭會，量為施貲，九里士庶，公議入鄉緊銀二十金，克以修理。所謂滄海不擇細流，故能成其大；泰山不壤撮土，始能崇其高。幾費之勞，觀厥成矣。故勒碑刻銘，以誌不朽。

增修達魯寺碑

乾隆三十八年。在和平鄉下桐地村。文云：蓋聞神人相依，從古為然。至今京都省會州郡縣邑，靡不邑頂峯，從有寺院，其由來遠，不外考而知，士人相傳嘗云延安路有達魯寺，徵其久也。其址基寬洞，所建殿宇祠廟，大小不一，內有佛祖、羅漢、以及祇院太子、稽古長者諸像。歷年久遠，風雨摧殘；土木金石，時賴修葺。康熙庚午

釋，已經整修佛殿。雍正六年，增修藥王洞。至乾隆三十年，復多敝敗矣。社衆目擊傷心，無不浩嘆。而二三老成，主持本社錙銖捐助，十居其七。而魏煥改觀，歷數年而功始告竣，非復前此之敝陋矣。獨惜相沿已久，名沒而不彰，竟不知其爲何代增修，何年神喜，何人成就？不惟泯滅前勞，亦莫由激勸後功，可乎哉？爰錄勸事某姓名刻石，以誌不朽云。

阿難禪院碑

乾隆四十三年。在史家河道旁。文云：阿難禪院，在洛治之南鄉也。地基寬闊，廟宇恢張。明代屢次重修。迄國朝經數百年，殘缺不少。前雖重益佛殿，而廟貌傾頽，神像陳舊者，猶非一處。乾隆丁酉，住持僧人同本村居民商議補修，遂於鄰近四方澄白接壤之區，協力募化，即動工作。不踰年而傾者修之，陳者新之，內外改觀，幽明咸快。昔人遺蹟，頓覺煥然，誠盛事也！茲因工竣，爰勒石爲記。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季春，穀旦。

娘娘廟碑

乾隆五十一年。在和平鄉菩提街。文云：蓋聞生生之謂易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竊知正直爲神，男固有之，女亦宜然。洛川縣北鄉菩提鎮，舊有九天聖母廟，創自康熙四十八年，歲次己丑，菊月穀旦。締造非其不精，乃歷年久遠，棟宇牆屋，頗見傾圮。維時住持僧會長等，觸目驚心，因思聖母淑德洋溢，配乾元而□□，至仁浩蕩，本坤順以育羣英。吾儕共沐長養之恩，詎可聽其缺壞不修哉？嗟嗟！蕭君興教，不及□□，梁公毀廟，茲非淫祠所以緣口甫施，而四方有志天堂者，罔不開誠佈公，共添錙銖之資，福地咸補洪崖之助，不數旬而厥功告竣焉。尙有大佛殿未飾，樂樓未作，候他日以次舉之。是爲記。

張仲龍七十壽碑

嘉慶二年進士董彩鳳撰文，生員張和羹書。在民治鄉吳家莊。文云：歲丁巳之嘉平月，仲龍張公七十誕辰，族人謀立石以壽之，而撮其行實，閱文於余。其略曰：公諱映辰，仲龍其字也。曾祖

大猷，祖芳縞，俱補博士弟子員。父銘，業儒，母王氏，皆異世載德，不碩厥問。公幼純孝，父歿，伯兄思雍公，實督公學，故公成名後，每感兄德云。娶李孺人，溫柔淑慎，是生二子。繼配宛，再配馮，俱先卒。公口畫則教養諸男，夜則誦習經史，以故有聲文苑，名列膠庠，非偶然也。平居言必忠信，行必篤敬，人以是敬□□，而公益謙抑不懈，其篤厚君子與！余聞之喟然曰：如公者，固宜享大年也！大年之壽得諸天，壽存乎人，今公既德修於身，而及於鄉黨閭里矣，是日也，筵開玳瑁，酒泛瓊漿，子若孫綵舞膝前，而常口老人童顏鶴髮，內而無惡於志，外焉有孚於人。由是而耄耋，而期頤，所謂與金石同不朽可也。公有侄口琇、琚、瑁，子曰金印、金秀，孫男三人俱幼，例得附書於碑。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穀旦，賜進士出身，內閣中書，加一級，姻晚董彩鳳頓首拜撰；邑庠生員族孫和羹頓首拜書。

宋滄海墓碑

採錄者題爲韓應宣撰文。在忠孝鄉桃花畛村。文云：國家重熙累洽，皇上御極之元年，歲在丙寅，海寓覃恩，駢蕃稠疊，白叟黃童，沐膏澤，被鴻施，不可殫悉。惟時滄海宋公，以年逾七旬，行履素優，見

推鄉里，仰邀肉帛品級之榮，扶鳩杖，登春臺，優游化日，飲酎含飴，難老康強，躋於耄耋。越九年甲子春，公卒，祔葬於靈陋壑。時應宜韓明經既爲之誌其墓，今歲丁卯，公之孫慶生召南奉其父建禎甫之命，肅衣冠拜兩丈，述公生平行義，請文以泐諸石。余固陋不足以彰公之德，頃於召南既有一日長，其可固辭？公諱大量，字滄海，世居邑南桃花畛村。自高曾以忠厚勤儉傳家，耕讀外他無所營。公自少食貧，乾隆十三年，歲大歉，隣里室家鮮保聚；公與其兄大雅日相與採山蔬野蔌以奉菽水，洒如也。公考諱譯軒，妣氏韓，後先逝世；公兄弟哀毀骨立，泣血三年，久而哀思勿替。公兄年屈六旬，無嗣，則喟然曰：吾雖有父子之樂，其若手足何！於是其次子廣繼兄後，以慰其心。姜被田畊，白首無間。其初，訖於沒世，其於孝友，可謂兼之也。公自幼篤學，久而以家務廢業。厥後訓子若孫，無時不以詩書爲汲汲。公享壽八十有三。同居凡七世，孫曾繞膝，和氣所鍾，不特徵於目前者如此，可預卜於將來者正未艾也。公刻苦治生，漸臻小康，儉約自持，時出所有以應人之求，無德色，故旣歿而鄉黨稱道不衰。余長朝陽，召南執經請業，斌斌斷斷，其器足以有成，其業進而益上，非僅以其弱冠遊庠，即能拔前茅知名諸生中也。余嘗詢其先世，以爲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濬其泉源。易曰：積善之家，必有余慶。又曰：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。故夫由本可以知末，因流可以溯源。余不獲見公，而見公之孫召南，即足以知公之素。公之德，足以壽其身，而膺朝廷之爵命；裕其後，而口蘭桂之芬芳。庶幾哉慶之餘者且無窮；而名之成者且益大也！公之後嗣，勉乎哉！余既重公之德，又義不獲辭，於是乎書。

重修興福寺碑

嘉慶四年賈構撰文，楊生蓮書。在民治鄉百益鎮中心學校。

史其馨碑

嘉慶六年歲貢史宗丑撰文。在史家河道傍。（故者三週年禪祭立碑，見風俗志。）文云：金石，不朽之物也，以昭不朽之名。然名必有實，若近乎浮夸，不失之泛，即非其真，從旁見者及將來者，非笑交加，不能

流芳，且恐遺臭，何容過爲楊揄耶？三兄諱宗椒字其馨公，同產有鼎力之盛，雁行居最后之倫。其孝友親長，蓋屬百行大端，雖學士大夫，不敢輕相評可，何況凡民。生平不尚文飾，不好矯詐，有必信必果之誠，無相欺相凌之疚，此則從實可道者耳。至於居室昌後，非人力所可強爲，內助王氏，結髮偕老，所謂「德音莫遠，及爾同死」者歟！膝下男子五人，三男出嗣本家，共預喪祭；女子五人，惟四女爲族弟思育出嫁，非本深枝茂，曷克致此？詩序云爲曲沃作者，一則曰蕃衍，再則曰遠條，可爲公咏也。兄年踰八旬，嫂亦過古稀，洪範列數五福，首則曰壽，末則曰考終命，可爲公徵也。今三期立石，以示不朽，獨慚蕪詞，貽笑大力；蓋余聞之先達，金石之文，不可易爲，正爲此也云爾。嘉慶六年，歲次辛酉，陽月上浣穀旦，吏部候銓儒學訓導丁未歲進士愚弟宗丑頓首撰并書。

史肇周碑

嘉慶七年進士董彩鳳撰文，進士張井書。在史家河道旁。文云：太學生肇周史公碑。史公諱紹亶，字肇周，世爲洛邑著姓。祖父以上，孝友傳家，不求聞達；耕讀啓後，古道照人，稱世德者及云。公賦姓醇良，

廣先世之業，澤躬儒雅，謹行寡過，沈默少言，謙恭好禮，自少及老，接人未嘗有疾言厲色。元配中部縣劉氏，與言同德。育女一，適大學生賈諱哲生；子一諱宗觀，字介錫，幼承家訓，從事詩書，僉謂厥後宜昌矣，詎年逾四十而逝。公

繼娶王氏張氏，俱無出。早卒。又娶清澗縣李氏，現存；女一，適生員張名和。享壽七旬有一，奄忽仙逝。子媳張氏，連年云亡，一門之內，大故相仍，痛哉！初，介錫公捐館，主祀乏人，以從姪太學生名廷鑄爲後，實余之中表也。茲

公三週忌日，將刊諸石，屬余序文，因撮述其概如此，俾知天道不可測。而行善者之令名不可沒也，是爲記。豈大清嘉慶七年，歲次壬戌，孟夏上浣穀旦。賜進士出身，內閣中書，庚申科河南主考，加二級，紀錄三次，眷再晚生董彩鳳頓

首拜撰。賜進士出身，內閣中書，司滿漢簽票事，加一級，延安府膚施縣耆再晚生張井頓首拜書。

史母黃太君碑

嘉慶九年進士賈構撰書。在史家圪塨道旁。文云：史母黃太君節孝序。黃太君，是逸休之原配也。于歸舉丈夫子二：長曰興信，次曰興食，有孫五人：應文，應武，買成，滿困，根困。曾孫二人：進生，

隨生。夫歿子弱，太君撫之。享壽七十七歲，孀居四十餘年。恩勤育閱，夙興夜寐，未始室勞，卒能富家大吉。今其亡及禫祭，親友欲爲立碑道旁，以示諸後，以文事委之不佞。余姪孫適館於其家，道太君之生平甚悉，因而記之。太君出

於寒門，長適史氏，事翁姑克盡婦道，妯娌和睦。夫亡，代主家政，教子孫勤儉治生，或令就傳於耕墾，雖未成名，而謹慎忠厚，不墜家聲。屬纊彌留之際，猶諄諄不置於口。身歿而親故無所怨議，哭之皆哀，洵可尚也！夫國家崇德遂良

，凡孝子節婦，例得公舉建坊，樹之風聲；而無力者，或以財短不能上達，以致泯滅無聞，所在多有。今黃氏節孝可稱，亦不能邀恩生前，死而抱憾九原，若更不爲之顯諸鄉評，以勸來者，則去逝者私恨無窮；而生斯世也，尙復有聞而興

起之志乎？感慨係之，不能已於言也。是爲序。嘉慶九年，歲次甲子，相事穀旦。賜同進士出身，庚子科同考試官，原任湖南寶慶府城步縣正堂，鄉耆弟賈構頓首拜撰并書。

馮母馬孺人節孝壽碑

嘉慶十三年馬履泰撰。碑在口口口口。文云：余子甲子多入秦視學，臨軒詔命曰：學臣衡鑑人

及西同，悉心訪求外，又親書誥文，諭衆公舉。按臨鄜屬，有廩生王應選等呈稱：馮馬氏，係處士馬學敏之女，明寧州刺史建極光祿寺監事際昌之祢孫媳也。年十五于歸見鼎。十八，夫亡，遺子繼祚，未滿一歲。爾時翁進已歿；姑景氏年

六十有三，患癰瘡疾，幾無人可依。且家道窘約，勢難守貞。氏矢志拍舟，不辭薪水之苦；盟心孀節，雅堅金石之操，孝事病姑，撫育弱子，辛苦備嘗，初無異志。迄今年逾六十，孤子成立，諸孫環集，曾孫亦能嬉戲。而尤執婦道，淑慎

不衰，誠使死者無憾，生者不愧，鄉里義之。余訪諸敦諭，言果不謬。隨書「節比霜筠」一匾額以旌表；又恐其苦節歷久而湮也，復命以節之顛末，勸諸瑣珞，俾皇上獎勵風化之意，學臣對揚聖明之心，馬氏持守堅貞之志，並相傳于不朽焉。聞之節屈桐花，乃氏之設悅辰也。尙□□□，無替余命！時嘉慶十三年，歲次戊辰，花月穀旦。欽命提督陝甘全省學院 光祿少卿、加三級，隨帶加一級、紀錄四次馬履泰薰沐敬撰。

馬浩然碑

嘉慶二十四年廩生馮生芝撰文，舉人賈探書。在民治鄉科石村。文云：大德望浩然公馬老先生三期懿行序公諱甲科字浩然，係邑庠生湯盤太先生嫡男也。兄弟三人，仲丙科，季左驂，公其伯也。祇恭天授，慈

仁性生。奉太先生與太君，承顏愉志，終其身有子與風。好讀書，藉於所遇。年躋志學，即擔荷家任，緯耒而外，勤理家塾。自是錫光篤慶，內嫻桑麻，驟步芹藻，斯固太先生教養有素；而亦公之匡勳爲實多。嚮嗣玉印不祿；次體善，腹笥稱便。孫全運，英姿秀發，蘭芳桂馥，堂構爭輝，光前烈而裕後昆，翰墨供給，視文正公義出有過之無不及焉。於戲！行修如公者，可以起頑，可以起懦，可以起薄與鄙，謂非今之古人，而令人沒世不忘歟！茲值仲秋忌辰，族性親友，求文於余。余又弗許以不文辭也，因撮其大略，鳩工勒石，以示襄陽峴山之意。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：黃龍蒼蒼，碧洛茫茫；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嘉慶二十四年，歲次己卯，桂月初旬吉日穀旦。邑儒學廩膳生員，魯愚姪馮生芝頓首拜撰。吏授文林郎吏部候銓知縣，甲子科順天舉人，前國子監肄業期滿議敘，愚表弟賈探頓首拜書。

樊母楊孺人碑

中部張井撰書。在□□□。文云：皇清待贈樊母楊孺人碑記。聞之：男位乎外，女位乎內，各有所理無幾。惟樊母楊孺人者，廩生敬承公之元配也。係出名門，質性聰敏，方其少時，莫不羨爲閨中之令器焉。上事姑嫜，功合內則；下修家政，無慚婦工。凡堂上之一飲一食，無非身躬親以得其歡心。既歿，則哀痛懇切，自葬而祭，率能

合一家以盡其禮。夫順於姑，自能宜其家室，是以殊事合敬，而恭兄者獨至；笑文合愛，而事嫂者彌切。推之視侄猶子，其沐恩養，有匪阜印，兩歲喪母，自阜署邑籍，其衣服飲食，固由敬承公撫之於外，亦由孺人育之於內也。後敬承公棄世，孺人教其三子，絕不少爲姑息，其明於義方之訓，爲何如耶？至酒食之是儀，女紅之必節，又其餘事已。所以盛德流芳，厥嗣或品重成均，或名著泮宮，或敦敏有智，以及諸孫之卓犖不凡，皆足爲墓門生光云。

重修阿難寺碑

道光九年廩生史紹薪撰書。在史家河道旁。文云：洛之南鄉史家河，舊有阿難寺一字，內供伏魔大帝

，固已歷有年所矣。近因風雨飄搖，丹塗剝蝕，頽垣露柱，危如累卵，非及時修葺，勢必日就傾圮，淪於草莽。閭村士民，懼無以稱神棲而昭記事也，僉謀補葺而更新之。但興廢舉墜，工費浩繁，獨力難成，衆擎易舉，爰募化鄰邑，及本

村士民，共捐貲財，得金四百餘兩，重修帝廟佛殿，塑護法一尊，豔光五座。於是棟宇輝煌，金碧晃映，向之所謂莊嚴宏敞者，復煥然以新。工告竣，爰泐諸石，以誌盛舉。後之人視斯碑而無使崩頽也，則幸甚！是爲記。道光九年八月二

十三日，邑儒學廩膳生員，後學史紹薪沐手撰書。

史國寶六十壽碑

道光二年廩生史紹薪撰文。在史家河。文云：恭爲大鄉望國寶史公六秩榮壽序。時值夏孟，紅藥翻階，碧荷泛沼，竹秀槐香。余方耕畬硯田，忽吾族有以書來告者，啓之，稔知爲族兄國寶公六秩，

囑余作文以祝之。公諱紹銀，字國寶，性孝友。父沛若；公前母楊孀人無子，育養堂兄諱紹金爲子；生母趙孀人，則繼配也。公承順聽從，未嘗少忤。元配馬氏，繼配呂氏，又娶李氏，皆無子。生平勤以治家，况瘁不辭，而自奉儉約，不事奢淫。至其與人，則有剛強氣象。誕賓望六日，爲公懸弧令旦，杖鄉華年。視洛社之耆英，時已過半；比香山之九老，歲恰適中。時也南極燦爛，長庚星回，冰桃就熟，香浮重碧之觴；芳梅吐秀，綠映長生之翠。特進春酒，代祝松齡；欣添海籌，以紀鶴算。是爲祝。道光二年，歲次壬午，蒲月中旬六日之吉，邑儒學廩膳生員族弟紹薪頓首拜撰。邑儒學生員族孫廷詔頓首拜書。

孟母王孀人碑

道光廿二年歲貢史紹薪撰。在□□□。文云：禮曰，婦人從一而終，蓋言節也；易曰无成而代有終，謂其无專成而代夫以終其事也；則知婦人之義，莫大於節，尤以守節而代終爲正也。第求之閭巷閨門，

間，往往衣食饒裕，不能貞靜以自守，甚至有舍子而從人者矣。君子觀於此，未嘗不扼腕咨嗟，而歎風俗之澆也。若孟母王孀人，則有足多者。孀人係王公諱登高之女，孟公諱環之德配也。其始家計豐盈；逮公歿時，家道浸薄；遺孤尚在幼弱，上無翁姑之親，下無兄弟之依，一子一母，相與爲命。孀人冰霜矢志，松筠勵節，期以存孟氏之孤，甘澹泊以自守，嘗艱辛以恤嗣，悲先憫後，幾歷年所。至其勤績紡，操井臼，則固有不必要言者矣。卒之子克成立，足慰母氏之心，雖其子之天性過人，要非孀人之劬勞不至此。若孀人者，誠所謂從一而終，而代夫以終其事者也。以此挽頽風，振末俗，夫何愧焉？壬寅之春，爲孀人潭祭期，其子悲其志，而不忍沒其行也，乞余爲文以誌之。余故振其實而爲之序，且以爲世勸云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下旬穀旦。吏部候銓儒學司詞歲貢生，眷晚生，史紹薪頓首拜撰并書。

馬母張孀人碑

道光間歲貢馮生芝撰書。在□□□。文云：恭輓大淑德待贈馬母張孀人三期行實序。孀人者，洛南處士諱體善馬君輔德配也。君暨余屬莫逆交，歲在己亥，厥子全運，從余受業於城頭村，館課之暇，話

及家常，屢以孀人內修爲余詳哉言之。曾日月之幾何，而寶婺已輝沈三雪矣。茲二月中浣，爲孀人潭祭，全運雖出嗣胞伯，而春暉不忍未報也，偕胞弟寶運、得運、謁余請誄，爲樹碣計，豈非以求之疎逖，則措語多浮，託之故知，而立言

自確？承茲敦請，是用颺言。孺人系出名門，其於德言容功，數語夙嫻。結褵之初，于歸後，家稱素封，甘旨滌滌，孝奉舅姑，惟謹伴讀，即無事績月，而性嗜詩書，時以夫君不售爲抱憾。且秉天仁慈，凡比閭族黨，有朝不謀夕者，求無弗與。內任衆管，艱於乳養，而烏哺恩勤，不啻已出。其有無相通，物我無間，爲何如也！厥後家道中落，沾餘潤者靡不爲孺人惜；而孺人則甘藜藿，勤紡績，布裙荆綌，終其身無怨言。處困能亨，不又爲巾幗中之難能可貴者哉！此余所爲撮其大概，勒諸貞珉，俾道傍觀者緬孺人之高風，追孺人之雅範，相與徘徊躑躅，感歎嗟唏，爲千百載執箕帚以事人者觀。是爲序。勅授文林郎，乙未科大挑一等知縣，揀發東河，借補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左堂，戊子科舉人，愚侄李應爵頓首拜，吏部印銓儒學訓導，已酉明經進士，眷弟馮生芝頓首拜撰並書。

重修三官廟碑記

道光二十九年歲貢史紹薪撰書。在史家河道旁。文云：從來神以庇人，亦以依人，神庇乎人而依乎人，如日月照臨，陰陽寒暑之運行，無處不有，亦無時不然者也。必謂神在於此，泥矣！然謂神不

在於此，謬矣！夫神有所在，而人不以祀神，則慢神甚矣！此祀典所由肇，而報賽之詩所以作也。史家河舊有三官大帝廟，所以報天地各生成之恩者也。邇自前明萬曆年，邑祖史守棟，厥後即壞即整，迄今風雨剝落，廟堂傾頽，而人之見之者無不寒心。於是鳩工庀材，捐貲重修，非敢冀神之庇人，庶神有所依，而報賽亦有其地耳。工告竣，爰勒之石，以紀其本末；並倡率捐貲人姓名，開載碑陰，則某也施財之若干得以悉，而神得所憑依，前人之澤，亦久久永存矣。是爲記。時道光二十九年瓜月中旬五日之吉，歲貢生鄉飲大賓邑人史紹薪沐手撰並書丹。

樊冠英墓表

道光間吳步青撰。在忠孝鄉青牛。文云：恭紀皇清勅贈修職郎邑增廣生員賢侄坦冠英公墓表，吳步青撰。士惟器識文藝備美，其存也人人景仰，奉爲楷模，其亡也處處哀悼，翼傳不朽，所謂不存而存，沒而

不沒者，其在茲乎！樊公諱遠元，字冠英，世爲邑望族。其太翁雙登公，爲邑諸生，濟物利人之澤，傳誦遠邇。公生而質性醇篤，器宇遠超，事兩大人養生送死之節，俱稱知禮。弱齡入泮，卽慨然曰：人不向詩書討終身歸宿，徒碌碌享庸福，奚貴乎田？是以益自刻勵，思圖上進。作文平正通達，時露精妙之致，奈數不獲逾，而試輒累列前第，稱制藝最。目詒植三槐，謂不於身，必於其子孫，故督責訓誨之殷，殆無虛日。嗣子三：寅亮，太學生；次寅紹，已酉選拔，現任阜康訓導；三寅述，庠生。侄寅繼，太學生。孫四：長顯乙庠生；餘尚幼，而亭亭玉立，俱克家令器。見者謂樊氏累世積德，故獲福不爽，一堂濟濟雍雍，有如是者。然非公持志卓越，栽培深厚，有未易言者矣。公係余侄壻，而予長孫又爲公壻，聯姻數世，知之也悉，得不言之也切？（又賈構撰序，附入氏族志。）

樊母吳太孺人碑

韓應宜撰。文云：太孺人，誥封修職郎文縣教諭增廣生員冠英公之繼配也。系出名門，素嫻內則；修職公原配羽太孺人歿，遂因媒聘定焉。及其于歸，上有老親，下有幼子，太孺人以入門新婦，仰

事俯畜無閒言。迨翁姑相繼棄世，太孺人哀痛倍常，自祭而葬，歲時薦享，必誠必敬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生平持身勤儉，事必躬先，物不輕擲。至因急恤貧，未嘗少有各色。素性仁慈，教有義方，諸子受書以後，日則驅使就學，夜則針刺伴

讀。有從堂姪寅繼早孤，修職公教與諸子同學，衣服飲食寒暖之節，太孺人視如己子，而侄亦視之若母焉。所以盛德薰蒸，蘭桂流輝，厥嗣或品重成均，或名耀縉紳，或學食廩餼，而諸孫亦各器識遠大，則龍章寵錫，豈偶然哉？

孟良玉墓表

咸豐元年歲貢楊繼藩立。在民治鄉之西寨頭村。文云：皇恩佳給頂帶良玉孟公墓表。公姓孟氏，諱琨，良玉其字也。世居洛邑南鄉寨頭村，編豐白里一甲籍。父諱尚雍，母任氏，繼母曾氏。公昆仲三：長諱

璽，三諱瑚，俱列膠庠；公居次，出繼叔父諱尚陸。公為人老成忠厚，待人以恕，無疾言遽色，鄉里樂其和易，咸推爲長者。元配任氏，繼配孫氏，俱無所出；再繼呂氏，子祥周，先公卒，以姪士達爲嗣。公生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

戌時，卒於道光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巳時，享壽七旬有七，卜葬於東莊科，地係辛六乙向。豈大清咸豐元年，歲次辛亥，蒲月上旬之吉。例授修職郎，吏部候銓儒學司訓，歲貢生鄉飲大賓，眷晚生楊維藩頓首拜。

孟崇文碑

咸豐元年歲貢楊維藩立。在民治鄉西寨頭村。文云：恭爲大京元崇文孟公實行序。從來興家立業之人，恆不概見，非其先世積德深厚，福澤綿長，烏能有人焉轉否爲泰，興衰起廢，克振家聲乎？而其入亦識見高超，

不拘拘於循常守舊，坐視陵夷，故能改絃易轍，而家道復昌，如公固其人也。按公姓孟氏，諱信周，崇文字也。祖諱尚雍，大學生，耕讀傳家。父諱登甲，與弟瑚並列膠庠焉。仲叔諱琨，出繼。公幼讀書聰穎，初應試即望成名，厥考欲延

師以深造就，而公見家道中落，遂決意廢讀，即以恢復爲己任。早夜勤勞，經紀家政，兼務生理，封殖貨財，不數十年，而煥然改觀，昌熾更加於前，良田則有數頃，並開設當典，鄉里稱崛超時出者，首屈一指焉。非公之才略遇人，識見

高超，能無詩書人之嘆乎。假使公當日奮志讀書，漸次上達，出人頭地。然家業復起，與弟緒固並入成均，則故不墮家聲，而克光前烈矣。至於孝友性成，本諸天性；處世待人之間，精明出以渾厚；蓋先世積德，福澤綿長，故公應運而

出焉。况後嗣繁衍，亭亭玉立，他日光大門戶，詎可限量哉？是爲序。豈大清咸豐元年，歲次辛亥桐事上浣之吉。例授修職郎；吏部候銓儒學司訓，歲貢生，鄉飲大賓，愚姪兄楊維藩頓首拜。

韓海田碑

咸豐二年舉人王得翔撰。在忠孝鄉青牛村。文云：皇清大德望太學生海田韓公芳行序。海田韓公，於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捐館舍。比及葬，親執宗族，染公之行，擬製錦屏，書厥生平，用垂不朽。其哲嗣等

，緣苦塊昏迷，不克瞻應，屬以姑待異日。越三秋禪祭，親族共踐舊約，命公次嗣炳蔡，狀其行略，囑余爲屏詞。夫余於公，地屬同鄉，且有始舊，公之生平。余豈待行略而知哉？遂忘其譴陋而爲之序。公諱士清，字梅軒，海田其號。